

紫微青春馆

微

不惧艰辛，不慕祝福，不怕遍体鳞伤，
情愿这「不配」在「深情」中得到救赎。

水阡墨

作

品

我要我们好好的，我要我们在一起

不

BRAVE
LOVE 3

配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不 BRAVE LOVE 3 配

水阡墨
／
作
品

CTS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未经许可,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配3 / 水阡墨著. -- 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3.11
ISBN 978-7-5438-9946-9

I. ①不… II. ①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65639号

不配3

著 者 水阡墨

出 版 人 谢清风

策 划 人 周 政

执行策划 王雄成 杨翔森

责任编辑 夏新军 丁 文

特约编辑 顾西楼

装帧设计 良 子

内文设计 良 子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[http://www.hnppp.com]
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
邮 编 410005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

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
印 张 16

字 数 28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9946-9

定 价 24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第一章 001 / 她的声音

虽然只能勉强看出一个身形，可那身形他如此熟悉，闭着眼都能描绘出来。那是他的姑娘，他的苗桐。

第二章 020 / 蜉蝣撼树

如果知道这些，苗桐一定会讨厌自己的。光是这样想他都快绝望得要死了。

第三章 039 / 薄荷糖果

货船上五分钱一颗的薄荷糖，连家境很差的小孩子都能吃到，偏偏母亲不给他买，也不让家里照顾他的老嬷嬷买。那时家中再好的东西都有，偏偏他最想要的只是一块薄荷糖。

第四章 057 / 新欢旧爱

可她跟罗佑宁不一样，如果一粒莲子破出了芽，她会拼命往水面上生长开成莲花，他却偏偏要往肮脏的泥土里钻变成莲藕。

第五章 074 / 爱的镜子

他望进她的眼睛，仿佛要把心脏放在她的手心里，全心全意地只能看到她一个人：“我是你一个人的镜子，所以不要抛弃我啊。”

第六章 092 / 甜言蜜语

你看我这一生，和亲人缘分淡薄，却偏偏长成了一棵桃树，一年四季花开不败，不知道是造了什么孽。

第七章

111

完美男友

完美男友就是完美男友，无论他多么焦头烂额，只要她需要，他一定会按照她的心意出现。但她还是感受不到爱，和他完美之外的残缺，这是多么缥缈的东西啊，又是那么的真实。

第八章

132

外星来客

成长这种东西是很奇妙的。以前在乎的东西，现在不在乎了。以前想要的东西，现在看起来一文不值。

第九章

156

风波频起

想起以前的事，都有点大梦一场的感觉，可隐约觉得这梦还是没有做完，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意外。但我的心脏已经硬得像石头了，什么都不怕了。

第十章

179

猫和牛奶

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羞耻心。有人骂我，我当他们是苍蝇；有人恨我，我拿他们当蟑螂。人生在世谁人背后不说别人？我的羞耻心从来不会用到这些人身上。

第十一章

201

知我心忧

相较于遥不可及的过去，我选择了手边可以握住的未来。

第十二章

220

与子偕老

无论如何，有一点不会改变：我们将睡在同一具棺材里，墓碑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相依。这辈子没爱够，下辈子还一起走。

番外一

241

生日旅行

番外二

245

无法触及

第一章

她的声音

虽然只能勉强看出一个身形，可那身形他如此熟悉，闭着眼都能描绘出来。那是他的姑娘，他的苗桐。

1

2号病房的病人是护士们公认的最省心最听话的病人。

他是二进宫的换肾手术，术后的排斥反应很剧烈，从上海转回B市的医院时还伴有并发症的白内障。

护士们见过的重症病人多了，这种情况下能活下来的是少数，在死神面前人都是平等的。她们虽然不说，但是心里并不认为他能挺过去。

那些零碎的苦头在一点点蚕食着人的意志力，承受这些痛苦并不比死要好受，没有求生欲的人是无法战胜的。可他却任主治大夫都不看好的情况下，一天天地好起来了。

事实上，如今的他并不像个病人，虽然人瘦了些，可下巴光洁，眉目干净明亮，不带一丝病容，硬是把病号服穿出了燕尾服的质感。他是整个病区最好看的病人，小护士们只喜欢他的脸和笑容，并不在意那些关于他的满

天飞的花边新闻。

白惜言一只手扶着墙壁，走到隔壁的病房门口敲了敲：“月姐，可以进来吗？”

此时刚过了主治医生查房的时间，每天这个时候，白惜言都会过来跟卓月聊聊天。

卓月住进来已经有小半个月了，倒也不是大病。半年前她发现自己怀孕了，这孩子完全是在意料之外的，可孩子来了，他们夫妻也就坦然接受了。

她人到中年没想到又做高龄产妇，平日里已经很注意保养身体，可报社里她作为总编也是工作繁重，直到半月前突然有了小产的征兆。送到医院里一检查，不仅血压过高，血糖也高。她的丈夫乔云是康乐医院的医生，索性就把她关在医院的特殊病房里专心养胎。

“惜言吗？进来。”卓月说。

他扶着门进去，小套间沙发的位置他已经非常熟悉，闻着屋中鸡汤的香味，笑道：“姐夫过来了？”

“把汤拿过来就去巡房了。你今天看起来精神不错啊，什么事这么高兴？”

“哦，过两天我就出院了。其实早就能出院了，是我大姐不放心，一个月住得实在是冤枉。”

“那眼睛手术呢？”

“要再过一段时间。”

因为眼睛看不见什么东西，所以耳朵就格外的灵敏，白惜言突然听到细微的玻璃杯磕在大理石飘窗上的声音。他没想到屋里有人，一顿，转头朝窗口看去，隐约只有一点光亮，勉强看出个人形。

“你有客人？”

卓月笑道：“哦，是社里的实习生来给我送文件。”

白惜言闻言，冲着那点光源里的人影微微颌首，而后站起身：“既然你有事，那我下午再来看你。”

“好的。惜言，提些鸡汤回去，乔云做了你的。”

白惜言没拒绝，提着鸡汤回了自己的病房，把门一关上，他脸上那刻意维持的平和就崩裂殆尽了。他呼吸急促眼前眩晕，把全身的力量都卸到背后的门板上。

卓月才不会留一个小实习生在屋子听他们谈话。虽然只能勉强看出一个身形，可那身形他如此熟悉，闭着眼都能描绘出来。那是他的姑娘，他的苗桐。

而此时一墙之隔的苗桐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，几乎已经失语。她不知道从何问起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她久久地站在窗边，及腰的长发垂在手下，阳光明晃晃地落在她的眼睫上，她的眼眶已经红透了。

“他的眼睛是术后并发症，做手术就可以好的。”卓月觉得很抱歉，讪讪地说，“惜言他不让我们告诉你，想着等你从国外进修完回来，他的眼睛手术早就做好了。”

苗桐这趟回来是因为工作，她在国外跟的教授要来中国开个交流会议，因为她是中国学生，就让她做翻译和向导工作。

她得知消息很仓促，也不确定能不能抽出时间来看白惜言，所以没通知他。总比他知道她要回来，却最终没能见到面要好。

回国后飞机一落地便是暴雨，许多参加会议的人误机无法及时赶到，主办方临时决定推迟一日。有主办方的接待人员招待教授去当地博物馆，苗桐这才得闲跑出来探望病人。然后她在卓月这里连一杯水都没有喝完，就见到了白惜言，可白惜言并没有看到她。

却不知他的眼睛雾茫茫地望过去，眼睛没有看到她，可心里已经看到了她。

“你刚说是实习生，他才不会信。”

“是啊，眼盲心不盲。”卓月笑了，温柔地看着自己的小徒弟，“你们啊，太聪明了有什么好，叫人这么难做。”

“我本想在这里喝口水就去看他的，现在倒不知道怎么过去了。他一定

在想，我回来不告诉他，是不想见他。聪明过头了就变成了傻。”

卓月摆了摆手，不耐烦地赶人：“好了好了，孝心到了，赶快去隔壁安慰你那玻璃心的小哥哥。”

他手术后两人就没见过面，可电话倒没断过联系。她去国外学校报到时他还没脱离安全期，走到重症监护室的病床前命令他：活下来，重新追求我。他没睁眼，却听见了，带着氧气面罩很轻很轻地点了头。

苗桐在他的门外轻声叹了口气，敲了敲门。里面隔了几秒，才传来白惜言略低沉的声音：“请进。”

她推门进去，屋子里没有消毒水的气味，是水果和鲜花天然的清香。他陷进沙发里，正望着窗外出神。看着窗外放空是他的习惯，其实除了薄弱的光亮，他根本看不到外头那树婆娑的绿海。

一只手在他眼前晃，他抓住那手，无奈一笑：“还不至于瞎到这个地步。”

苗桐心里一酸，半跪着抱住他的腰，毫不吝啬这个拥抱：“刚才就认出来啦？那为什么不认我？”

她真厉害，现在倒学会倒打一耙了。白惜言可不上她的当，微微推开她，摇头：“我眼睛不好，你眼睛却是好的，你都不认我，我怎么认你？”

“生气了？”

白惜言不说话。他怎么生气，他现在是追着人跑，哪有生气的资格？

看来他是真的生气了。苗桐看他干干净净的下巴和唇角，凑上去在嘴边印下礼节般的吻：“你都不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你眼睛有并发症，我吓坏了。而且这次我回来是陪着教授来开会的，怕找不到时间出来会让你失望。”顿了顿又说，“我只有半天的假，两个小时后就要走了。”

以前的苗桐是个够聪明够世故的姑娘，可是偏偏在他面前嘴巴笨。以前只有逼得太紧了，她才会说实话，像这样柔软得像一朵飘香四溢的花朵般耐心地跟他解释，是想也不能想的。

她越来越成熟了，破茧成蝶，羽翼丰满。他合上手掌怕会握碎了她美丽

的翅膀，可不握紧的话，不知道她何时要飞走了。

“刚来了就要走。”白惜言攥紧了她的手，放在嘴边亲了亲，“才两个小时，这怎么够？”

是不够啊，满打满算半天的假，还带着来回路上耽误的时间。

本以为看他一眼，知道他好好的，就能安心在国外把那半年的书读完。可这次见了他，心事又沉重了几分：眼睛看不到东西，就无法阅读，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自理。他说得轻巧，“不过是暂时的”，可即使是暂时，苗桐也无法想象他如何能忍受眼睛看不见东西这件事。

这一面见得像打仗一样，话都没说到两句，就匆匆告别了。

一直到苗桐回校，白惜言都没有再见到她，只接到她上飞机前打来的匆匆忙忙的电话。

2

大部分时间，白惜言分不太清白天和黑夜，好在每日医生来查房的时间是固定的，他便以此来判断大概的时间。

一般来说眼睛看不到的人，都非常的无助和孤单，可白惜言却厌烦，不让任何人来陪着。他的大姐白素拗不过他的脾气，可还是好奇他一个人怎么度过。有次她悄悄地站在病房门口观察弟弟，发现他一整天什么都不做，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。

白素觉得这样下去，自己弟弟非闷出神经病不可，于是没事就带着年幼的白夏生来医院里看他。夏生现在还是不会开口叫他爸爸，而白惜言也不勉强他，实际上孩子跟他并不亲。小孩子总是最柔软而敏感的，能清晰地感知到大人的亲切与淡漠。

一只小手放在他的膝盖上，白惜言下意识地覆盖上去。柔软的肉乎乎的小手，在他的掌心里像一个小小的星球，而小星球握着一颗糖，放在他手

心里。

“苦。”夏生的声音像含着糯米糖，“给你。”

白惜言握着糖，有些好奇：“糖怎么会苦？”

夏生把他的手掌合上，表示不会要回来，认真地说：“甜的！”他现在说话还不能连贯成完整的句子。

白惜言被他左一个苦右一个甜的弄得晕头转向，正纳闷着。白素看到小侄子急得眉毛都皱在一起，笑呵呵地替他解释：“他前两天感冒吃了药，保姆都拿一颗糖给他吃，嘴巴就不苦了。”

白惜言握着那颗糖，心中叹息着，嘴角却扬起来了。他喜欢这个孩子。

这个画面被白素收进了相机里。仗着白惜言看不见，她拍了不少父子在一起的照片。

之前白惜言很抗拒夏生的存在，如今虽然不抗拒，却也失去了最初建立亲密感情的机会。为人父母的兴奋与害羞，他没有过，想起来也是一桩憾事。

白素想得倒是简单，小孩子长得太快，不想等他长大了连和父亲的合影都没有。

白素悄悄把相机收到包里，看他们亲昵，也觉得非常愉快，笑道：“都说男孩儿会长得像妈妈，以前我不信这个，我儿子就不像我。可夏生现在越长越像小桐了，说起来小桐的基因也太霸道，尤其是眼睛，带出去都没法作假。”

“像她最好。”白惜言补充一句，“她长得好看。”

白素失笑了，真是傻弟弟，虽然说苗桐也漂亮，但比起外貌自然是他更出色一些。可弟弟情人眼里出西施，自然觉得苗桐哪里都好，在这个话题上跟他争论根本没有胜算。

“对了，你二姐离婚了。”

白惜言一愣，不知道接什么话好。

若不是白素把拿去做试管的卵子换成苗桐的，那么现在二姐白敏多半

还在努力促成他和朱玉珂的婚事，不管他愿意不愿意，就算是名存实亡的婚姻，也要给赵家一个妥当的交代。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又不肯低头同本家道歉，最后闹个离婚的下场也不算亏。

“以后她的事情不用告诉我。”白惜言把勺子放下，拿起手边的餐巾擦了擦嘴角，“我饱了。”

“惜言……”白素规劝道，“她毕竟是你二姐。”

“我不是圣父。”白惜言的眼睛雾茫茫的，没有焦距，“大姐，你也不是圣母。”

并不是说出于“好意”就可以理所应当地伤害别人，就算是亲人也不行。

人活于世，儿时依靠父母，长大后就只有靠自己，再亲近的人也无法用你的心去思考你所想、用你的脚去走安排好的路。

人本身就是孤独的、自私的个体。

以往眼睛好用的时候，他自以为什么都看得清楚，不过是盲人摸象。如今眼睛看不见这个世界，能在黑暗和孤独中思考，反而每个毛孔都敏感地睁开了眼睛，真正地看见了这个世界。

弟弟的反应在白素的意料之中，可她还是难过了，怔怔地又重复了一句：“她毕竟是你二姐……你是没见到她那个样子……”

白家姐妹都保养得好，白敏性子又开朗泼辣，四十多岁的人一点都不显年纪，活脱脱就是一个王熙凤。可前几天她只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从上海过来，好似那些岁月一下子重新长回了她身上，干瘪且憔悴，却强忍着。

白素停了一会儿，这才叹气：“算了，你不爱听，我就不说了。”

白惜言一味沉默着，半搂着夏生摸索着往他的嘴巴里塞水果，一句搭话的意思都没有。

他已经铁了心，要自私，为自己。

一个周五的下午，他照常被护士带去医院后头的绿地晒太阳，说是有

助于身体合成维生素D，还能天然杀毒。

他过两天就要出院了，小护士准备了礼物给他。他握在手里是一个球，很轻，塑料的，大概是超市里十块钱的一个小玩具。

小护士倒也没觉得礼物轻，反正白先生什么买不起呢，也就是一个心意。

“那天有几个住院的孩子在绿地上玩这种球，其实医院里的便利店就有卖，八块钱一个，可夏生看到了，站在这里好久没走。白素姐姐好像没注意，所以你带回家给他玩吧，他会喜欢的。”

“你对小孩子倒是有耐心。”

“其实我想当幼师，可我妈不准我给人看孩子，非要我考护理专业。”

白惜言一下一下地抛着球，却精准地重新握住，笑着说：“我原来啊，也想着当画家，到处流浪的那种，我妈倒是同意了，我后来还不是经商去了。”

小护士捂着嘴，笑得肩膀一抽一抽的：“行了，我走了，护士站的姐姐们说不能跟白先生你说太久的话，会怀孕的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放心，怀孕了我就生下来！”小护士调戏完毕，捂着脸哈哈笑着跑了。

白惜言哑然失笑，手一抖，塑料球从手中滚落出去。他忙伸出手四下摸索，触之所及，却摸到了别人的脚。他忙收回手，气定神闲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看不见，能帮我捡一下我的球吗？”

对面的人一言不发，可也没有走掉的声音，白惜言疑惑地皱起眉，只听到粗重的喘息声。

半晌，白惜言听到一个熟悉的带着哭腔的细腻女声——

“惜言……你的眼睛……怎么回事啊？！”

没想到在医院里住了半年，临出院了反倒碰上了故人。

白惜言自然记得她的声音，毕竟他们也曾相爱那么多年，微微一笑：

“瑞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瑞莎没回答他，捂着嘴哭了。

“哭什么呢？我不过是术后的并发症，可以治好的。”

可他说什么瑞莎都听不见，一下子伤心过了头只顾着哭。当年和白惜言分手，是她提出来的，他们没什么怨怼，感情淡了，就散了。不做恋人，几乎也断了联系，可内心深处他们仍是彼此亲密如初的儿时伙伴。

白惜言劝了好久，瑞莎才慢慢停止了哭泣。

听着她的哭囔，白惜言觉得好新鲜：“你以前不这么爱哭的啊？更年期提前了？”

“去你的，以前你那么好，我有什么好哭的。”瑞莎破涕为笑，“你这个样子，我真是吓到了。你真有本事啊，能让分手将近十年的前女友为了你哭。”

白惜言笑了笑，转移了话题：“你生病了吗？还是来看病人？”

“我男朋友胃出血，我来照顾他的。”提起自己的男朋友，瑞莎稍稍打起了些精神，露出无奈的笑容，“等有机会介绍给你们认识。当初你也是因为工作应酬搞垮了身体，你们男人只会叫女人担心。”

“我当年没能把你娶回家，有我这个前车之鉴，你男朋友当然要拼命，早点把你娶回去，省得被你一脚蹬掉。”

瑞莎那张混血的漂亮面孔露出调侃之色：“你后悔了？”

“是后悔啊，有你挡着，耽误我寻找真命天女。”

“哼，我早就应该知道前男友这种生物是个讨厌的存在。”

白惜言呵呵笑，临别时交换了新的联络方式。他们不联络对方是一种默契。尤其是瑞莎，作为前女友她无法免俗地会讨厌前男友身边的女孩儿。

这跟那女孩儿是谁没有关系，跟她爱不爱白惜言没关系，世界上“前女友”这种生物的通病而已。

3

与故人相遇，不过是一段小得过后就忘的插曲，白惜言出院后也就忘了。

再次躲过死神的镰刀，在一日大雨后，他幡然醒悟，原来生命一直待他不薄。他曾倾尽所有，也得到丰厚馈赠。

他和苗桐曾看过一部电影《三傻大闹宝莱坞》，里面有句台词是：All is well。一切都很好。现在的他all is well，已不会奢望更多。

谢翎来看他时，张阿姨正磕磕绊绊地给他读报，谢翎来了她如释重负地摘了老花镜，跟他抱怨：“我都一把年纪了，又是个小学都没读完的家庭妇女，好多字它认得我，我不认得它哦。先生非叫我给他读报，哎哟，要说打扫和做饭我拿手，这些事我怎么做得来哦？”

白惜言捧着杯水，一点都不认同，挺轻巧地敲敲桌面：“你这两天就流利多了，前几天还念两句就搬字典呢。”

“那还不是被你闹的，放着小刘秘书不用，非要折腾我这个老人家。”张阿姨把报纸往沙发上一丢，对谢翎说，“你给他读，我去做中饭。你们想吃什么？”

“上次您做的那个酸菜鱼的味道可地道得很啊。”

“那我赶紧找度假村的经理叫人去捞一条鱼，顺便去蔬果园里摘点菜回来。”

张阿姨出门后，家里只剩下他们，谢翎把那则张阿姨没念完的报道给他念完，一抬头却看见白惜言搓着下巴，满脸笑盈盈的。

“你笑那么淫荡做什么？”

“以前没发现你的声音竟然这么好听。”

“……”谢翎一脸嫌恶，“你不要用恶心你家刘秘书的那一套来恶心我，我凭什么要给你读报纸啊？”

“你说为什么啊翎儿，我是你主公。”

“好吧，主公。”谢翎说，“主公你果真是瞎了，才会选五大三粗的翎儿来伺候。”

谢翎今天来看他，也不是一点事也没有，事情就在这张报纸上。实际上最近的报纸上也没少报道，只是他眼睛看不见，白家人也不会给他念那则关于源生的新闻。

原生内部整个项目团队出走，明目张胆地投到罗氏旗下，对外还声称受不了原生上层的内部斗争。

谢翎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：一方面那是白惜言辛苦维持的王国，另一方面他的确已不适合管理公司。毕竟罗贱人那条疯狗可是咬住就不肯撒嘴的。

他谢公子什么时候这么体贴过？来的路上还犹豫，这下犹豫得更彻底，都忍不住叹了口气。

白惜言笑他：“你什么时候变成谢黛玉了？”

“还不是想我苗妹妹，她什么时候回来啊？”其实谢翎早就没惦记苗桐了。苗桐的爱情是冰层下汹涌的火，坚定如猛兽，可惜他没有荣幸被她捕食。他心里羡慕白惜言这家伙，不想他的日子过得太舒心了，没事就要给他使坏添点堵。

“还有半年呢。”白惜言想起那匆匆的一面，忍不住炫耀，“不过半个月前她回来了一次，跟教授来开交流会议，她没什么时间，只请假来看了我一下。”

谢翎心中顿起恶毒之心：“秀恩爱，分得快！”

白惜言气定神闲，任他谢小人画圈圈诅咒。

谢翎咬牙切齿，中午把酸菜鱼吃得连酸菜都不剩，走时带着大仇大报心满意足的表情许诺过两天再来看他。

白惜言摆摆手说：“你可别再来了，芝麻大的心眼儿。”

张阿姨送谢翎出门，小声嘟囔：“别听他的，经常来，我做好吃的给你吃。”

谢翎回去的路上，突然接到了国外的陌生号码的电话，接下来听到熟悉的声音：“谢翎吗？”

这还真是说曹操就接到曹操电话。他边打着方向盘在山路上拐弯，边笑：“稀罕啊，苗妹妹竟然想起我来了？”

“谢翎，我长话短说，洛雨跟同学打架现在进了医院，现在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。我把他们班主任老师的电话给你，你先过去帮我照顾一下。我已经定好了机票，大概明天早上6点半到国内。”

“那我明天一早就去机场接你。”

“好，另外你再帮我去洛雨学校一趟……”苗桐那边在咣当咣当地收拾东西，吩咐完了就收了线。

虽然她不在国内，可是跟洛雨的班主任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。毕竟她是洛雨的监护人，出了什么事找不到人那种事是不能再发生了。

可如今一直很让人省心的洛雨出了事，她不在国内，白惜言在养病，乔云临时被邻市的分医院借走，师父在养胎，一家子都是老弱病残，除了谢翎，她真不知道该找谁最好。

不知不觉谢翎竟成了她的底牌之一，要是以前有人这么告诉她，她一定觉得那人脑袋被驴踢过。

坐了一晚上的飞机，被冷气吹了一路，出了海关，因为时间太早，机场人少，接机的人也不多。

谢翎靠在栏杆上，定制的羊毛格子的西装，明明是正装，裹着他的修长身段却异常的骚包。看到苗桐出来，笑着朝她张开双臂。苗桐用人手软，想着抱一下也就算了，却没想到被抱着脚尖离地转了一圈，惹得所有人都在看。

“行了啊，差不多一点。”苗桐插了他一拳，哭笑不得，“你演偶像剧呢？”谢翎还想演，苗桐拽着他的袖子问，“怎么样？洛雨没事吧？”

谢翎啧啧两声：“他没什么事，都是皮外伤，不过谨慎起见也要先住院观察。跟他打架的那个孩子就惨了，从楼梯上被踹下去摔得脑震荡，我昨天